

一毛孔的光明，都能作無量利益度眾生的事，方能作究竟。為自他二利，決取無上佛果，就是願菩提心。由此發心，就可以入於上士道。發心，是三藏的精華，比定慧更重要。定慧是三乘共法，發心是大乘不共法，發心是大乘的入門。無此心，一切功德，都不是大乘法，有此心即入大乘數。發此心之重要因緣《華嚴經》、《入行論》等，都說是大悲，《入中論》起首即贊大悲，可見發心的重要了。

人皆願迅速成佛，能速成佛之因，要具足能發大乘心的人身，還要值遇大乘佛法。人身，南瞻部洲六界具足胎生的人身，才可以即身成佛。因南洲名為業地，作事心力強，現生造業，可以現生成熟，現生受果。佛法，要值遇圓滿無垢顯密圓融的佛法，這兩種都不容易。尤其是要值遇最圓滿清淨、支分具足、沒有過失的教法，如宗喀巴大師的教法，那是最不容易的了。班禪第二代羅桑悅西的時代，有蒙古喇嘛在三大寺供養求授記得人身，遇佛法，並求得遇宗喀巴大師教法，前二事都授記得，惟第三事，不易授記，可見是很難得的事，縱得值遇，信受尤難。故應常常發願，願遇此法。

造願文之意有二，一願正法普揚、二願自己值遇。

本文的標題是：

值遇三界法王大宗喀巴聖教願文

原文還有「攝持悲心與作皈依」數字，譯為漢文，因嫌冗長，故爾從略。法王，是於法自在之義。三界法王是「於三界中為法王」或「三界的法王」的意思。聖教，謂從依止善知識，乃至密宗一一支分圓滿，數量體相不缺的教法。願就是發願。發願與迴向，常常相提並論，有可以迴向的功德善根，發願就叫迴向。沒有可以迴向的就只是發願，發願義廣，可攝迴向。願，就是一種強有力的欲心所。如人懇切發願，必蒙大師隨攝救護。

頌文大科分二段，初段一頌，請加持所願速速成滿。

靜猛曼殊諸佛父 善慧父子傳承師
願皆發起大悲力 令我眾願速圓滿

上二句是所對境，下二句正求加持。諸佛唯一父，是靜猛文殊。靜是寂靜文雅之

意，如五字真言的黃文殊和白文殊，都是慈祥的菩薩身，猛是忿怒可怖之意，如大威德紅文殊、黑文殊，都是忿怒威猛的相。父，是譬喻，三世諸佛，皆從文殊生，《入中論》引經言，三世諸佛發心時，皆由文殊勸導，修行時由文殊勸請，成佛時，也是文殊作善知識，令無上菩提圓滿。故言諸佛從文殊生也。那禮答大威德頌云：無二不共周遍身，一切等住諸佛父。「等」謂大悲心平等饒益，令眾生皆入佛法，平等教授，令其修行，成熟解脫。如《寶積經》、《文殊莊嚴國土經》所說。

「善慧父子」謂宗喀巴大師及甲操傑、克珠杰二大弟子。「傳承師」謂自宗喀巴大師至頗邦喀大師中間傳承諸佛。發願值遇宗喀巴大師教法，卻歸敬文殊，有兩種原因：第一，文殊的教就是宗喀巴的教，第二，大師以文殊為本尊為師長為護法（當己卻甲，是文殊化身。）而修行成就，後世弟子，要修行成佛，也應依止文殊。文殊是著名的智慧菩薩，（菩薩本來都具足悲智等一切功德，平等平等，但因發心不同，所以各有特別增上的功德。）要通達勝義，斷障成佛，必須隨文殊學。更進一步說，大師就是文殊。上說大師是修文殊的，是共通現相，不了義的說法。實際了義的說，大師就是文殊示現，來住持正法的《文殊根本大教王經》說，釋迦佛為文殊授記云，我涅

槃後，汝示現凡夫身，在雪山中極善寺，作利益眾生事。菩提廣論皈敬頌，也讚歎文殊化現無量身，宏揚正法，佛涅槃後，文殊菩薩，或作國王，或作比丘，以種種方便，令正法久住，此擔荷從未放棄。在宗喀巴大師之前，西藏佛法，有無知邪分別猶豫等垢染，大師刷而清之。西藏，即所謂雪山，極喜寺即嘎登寺，與經中授記的，完全相同。所以大師即是文殊。

大師的傳承有三派，一派傳克珠杰，一派傳慧師子，一派傳曼殊室利海。又有三種傳，一講傳，是講學的；一修傳，是修行的；三弟子傳，是傳弟子。後二句求加持，願宗喀巴以下的傳承師，以大悲力，令我從今乃至成佛，一切生中，皆得值遇菩提道的教法。

以下正發願，初一頌總標。

願我一切生世中 終不墮落無暇處
恆受大乘四輪身 值遇善慧勝者教

《親友書》所說的八無暇，非人的有四類，三惡趣與長壽天。人中有四種，（一）生在

無佛法的邊地。(二)生在過去佛法已滅，未來佛法未出世的時候。(三)六根不具，癡狂顛倒，都不能聞法。最後一個無暇是(四)邪見，如像順世外道，不許有比量，(因為比量是人為的緣故)只許有眼根現量。主張凡是有的，必定可以現見，三世不可現見，便以為沒有三世。現見作惡的人，反享大富長壽，便以為沒有因果。這樣的人，就聞了佛法，也不能接受。所以是無暇。此外，最可怕的，各人還有一個第九無暇，是不共的。八無暇都離脫了，各人各各有家裡牽纏，事業營擾，吃飯的時間、睡覺的時間，也不暇聞法，一樣事沒有了，又要打牌，看電影，怎樣才得有暇呢？所以尤其應當努力擺脫的是第九無暇。

無暇都離了，就應有長久計劃，願恆受大乘四輪身。大乘四輪是，一、生隨順處，有佛法處。二、遇善知識，德相具足。三、有聞思修善願。四、盡力積二資糧。此四法是運菩薩至佛地的輪，叫做四輪。要得如是的身，必須發願。釋迦佛三輪無量功德，皆由發願所成，如《本生經》廣說。諸大弟子，也是如此。舍利弗往昔是婆羅門女，他的兄長證了獨覺，他把刀子、錐子、針，去供養他的兄長，發願將來得鋒利的智慧，如刀錐等，所以舍利弗智慧第一。目連神通第一，也是在迦葉佛會上發願來

的。因為願的體，就是欲心，欲心牽引，能支配一切業力，業如馬，願如銜勒；業如汽車，願如輪盤，業力願力都具備了，決定感果。如將種子下在土中，日光水分夠了，叫他不要生芽，是不可能的。

顯密經論意無違

皆是一人所應修

圓滿無誤勝教授

願遇善慧勝者教

顯密教大小乘的經論，好像有相違的地方，實際並不相違，而且是互相助成的。

一切經所說的法，都是對治眾生過患的，有的是根本，有的是支分。所有的道，都是一個人應修的，機未熟時，應修淺的，機已熟時，應修深的，沒有一種經、一種法是可以捨棄的。宗喀巴大師，知道一切經論不違，第一，知道各各所對的機深淺不同；第二，更進一步知道是自己一人所需要的，都能利用到修行上，由此產生出來的支分圓滿，無有缺誤的教授，願自己生生世世值遇。

由無垢理所抉擇 無量教中境行果
瞻部六嚴二勝規 願遇善慧勝者教

所謂無量教，可以分為四大部，《有部》、《經部》、《唯識》、《中觀》。有部說三世法皆是實有，《經部》說唯現在實有，《唯識》說外境一切非有，唯內心阿賴耶實有，均與《中觀》不合。《中觀》說一切法皆非實有。此四派都有聖教的根據，按三轉法輪來說，初轉法輪在鹿野苑，說四諦。二轉法輪在靈鷲山，說《般若》。三轉法輪在廣嚴城，說《解深密經》等。初轉說諸法實有生滅，有苦可知，有集可斷。二轉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，不生不滅，本來清淨，自性涅槃。三轉說諸法一半空一半不空，亦有亦無。這三種不同的說法，如是三人說，可以說是各有主張，既是佛一人所說，何故不同呢？《中觀》根據《般若》，說諸法惟由名字假立，真實義品又不許諸法唯名假立，是甚麼緣故呢？因為對不同的根器，不能只說一種法，治一切病，不能只開一藥方，這就是佛三轉法輪的究竟密意。《中論》亦說：不善達空，反成自害。如不善咒，而捉毒蛇。有大智慧的人，觀察空性，可以斷障成佛。沒有智慧的人，聽說自性沒有，便撥

無因果，無惡不作，以信因果為拘泥執著，以放蕩不檢為解脫，就要為空所害。對這類的機，是不能就與他說諸法性空的。初轉法輪，是對初機眾生，以為有我，才有業果，所以說五蘊假合的我沒有，只有五蘊，以法執換去他的我執。三轉法輪，是對一類根稍鈍的眾生，佛恐怕他們墮入惡取空。對於二轉法輪，前已作一個注解。提婆菩薩也說，如小兒讀書，要先學字母，由淺入深，佛教眾生亦如是。要成佛須以大悲為體，達諸法空。但是未達諸法無自性之前，應先令通達二取無自性，再前應先通達經部所達的空，再前《俱舍》（論）更應先通達。所以四個宗派不過是一個階梯，前後銜接，並不是分立的。正理，如《唯識》所說四種道理：（一）觀待道理，如長短大小，都是觀待安立的。觀待多部分的集合，觀待多種因緣的會遇，始有諸法，也便是諸法的緣起道理。（二）作用道理，如以有生果之作用，安立為因等。（三）法爾道理，如水的濕，火的熱，是世俗的法爾道理。緣起故空，是勝義的法爾道理。（四）證成道理，依現量、比量、聖教量來證明成立，如以利那滅證無常，或以所作性故，證聲無常等。先依止善知識廣大聽聞正法，後依此四種道理，如理思惟抉擇，宗喀巴的聖教，乃由此而成。

所謂境行果，境，指真俗二諦；行，謂方便智慧；果，謂色身法身。各論師所說

境行果，各各不同。四部中，重要的有八位論師，明中觀的龍猛、提婆，明唯識的無著、世親，明經部義的陳那、法稱，明婆沙的世親，俱舍功德光、釋迦光。此諸論師所說境行果，各各不同。一、境，謂二諦，有部的二諦，以摧壞分析之後，名字觀念不存在的為世俗，名字觀念存在的為勝義。經部以有為有作用有自相的為勝義，共相為世俗。唯識以偏計所執和依他起為世俗，圓成實為勝義，中觀以瓶衣等名言識所緣為世俗，通達真實慧所顯諸法空無自性，為勝義。二、行，謂成熟與解脫，直接斷煩惱，間接證果的方便。小乘二部，都依觀四諦十六行相來斷煩惱，惟關於空無我的行相，《俱舍》粗，《經部》細，是其不同。唯識的空是空異體的二取，以通達二取空的智慧，為能斷二障的對治道。《中觀》以為以上三部的道，只能伏煩惱。要通達自性空的智慧，才能夠斷盡習氣。三、果，小乘的果，便是聲聞的四果。佛的法身，謂通達四諦而證的涅槃，色身，謂丈六老比丘身，體是有漏。《經部》則以擇滅無為為法身，《大乘唯識》以圓成實性為法身，成佛的色身是摩醯首羅天王身的報身和百千萬億的化身，《中觀》以斷二障的空慧為法身，色身也分報身和化身。這是各部所說境行果的不同。

莊嚴南洲的，就是上面所說的八大論師，有大智大德，天人歡喜，故曰莊嚴。二勝，謂功德光，釋迦光。規，即上八論師教義也，亦即二大車軌。大車，是能開闢教義的意思。

見行更互爲助伴

智者不狂戒不癡

樂作聖教眾生事

願遇善慧勝者教

一般人或見高而昧因果，或謹慎畏因果而無慧。所謂見者，是離二邊的中觀也。所謂行者，謂如佛所教而奉行。有戒無見，而起實執，亦是壞戒。因為通達一切法無自性，更知道緣起因果不錯謬。因為信因果，如法修行，才能通達空性。見行是互相助成的。狂，是將戒行不當一回事，癡，是不達教義而起的沾滯。遠離這兩種過失，專為住持佛法，利益眾生，這樣的人，要宗喀巴的教法住世，才能出生。

中觀見是遠離斷常二邊的。甚麼叫常邊斷邊呢？有些人說，執有是常邊，執無是斷邊，這話太籠統。以無為有的增益，才是常邊，以有為無的損減，才是斷邊。各宗派所說有無的界限很複雜，不能詳講，只簡單說中觀有無的界限，《中觀》說一切法皆

無自性，惟由名言安立，若執一法稍有少許自性，不是由名言安立的，便是微細實執。但是緣起不謬的因果是有的，若不善學空，撥無因果，便是斷見。就《中觀》立場言，《唯識》以下，都不免常見，亦不免斷見。稍有實執，便墮生死，撥無因果，便墮惡趣，故謂之邊，有的，如法了知他是有，而不起實執，沒有的，不去增益，便是正見。一般人中，十有八人是住常見的。若學一點中觀，觀察水土人工和合之有瓶子，便說瓶子是空，參到豁然大悟之時，恰是墮到斷見裏去。還有一類人說佛說因果等法，是假說的，也是比較不徹底的斷見。要通達諸法無一毫自性，而因果不謬，二者不惟互不相妨，且互相成立，才是中觀的正見。龍樹法界讚說，通達空性，又能如法修行的人，最為甚奇希有，從前西藏有個譯師，名達倉洛雜瓦，曾經造論說大師中觀見，有十八過患，後來覺悟了，又造頌來讚揚大師，內中有一條說，藏人或唯有見或唯有行，見行兼具，只有宗喀巴大師一人。以前的敵者，尚如此讚揚，可見大師確有如是功德了。

顯密深義圓無誤
曼殊教水所潤澤

速疾能得雙運位
願遇善慧勝者教

宗喀巴大師，親見文殊，每天至少從文殊得一頌的教授，所以大師的教法，特別殊勝。雙運，謂佛果位，光明與幻身的雙運，或二諦的雙運。密教在印度，如龍樹、月稱，都有著作，如《集密五次第心要論》和《集密經光明燈論》是。速疾的原文，是速疾之速疾，言顯密比較，密為速疾，密中對下三部比較，無上瑜伽為速疾，無上瑜伽中，又以依大師的教法修行為速疾，所以是速疾中的速疾。顯教發心至成佛，要經三大阿僧祇劫。下三部密，發心入密，能修長壽法，延壽久住，一生可以成佛，不經無量生死。《蘇悉地經》、《妙臂請問經》、《大日經》、《金剛頂經》，皆如是說。若於凡夫壽量中能圓滿菩提的，惟有無上瑜伽。但薩迦派，噶居派的無上瑜伽，都是如此，不但格魯巴。宗喀巴大師教不共的，是加上文殊菩薩的教授，十二年中，便可作圓滿，再加上不共特殊的教授，也有更快的，真是殊勝中的殊勝。

聞思修三不分離 多聞即知爲教授
修心要義符正量 願遇善慧勝者教

有些人只求多聞，有些人只看書寫作，不親近善知識，有些人也不聽講，也不看書，只是盲修瞎練，這都是不對的。應當知道，所聞的法，即是修行的心要，聞法即起行。有人想，學法時不應修，修時不應學，把學修視為互相妨礙的，把聞思修劃成三個階段，應當知道，修是聞的目的，為修行故求多聞，三者本來是同時的。有人想，修行為成佛，成佛要無分別，一切教理的聽聞和思惟，都是分別，所以不應有。修的時候，不依聞思，修不作意，修睡眠，修空空洞洞。他所修的，正觀定慧都說不上，四禪八定的名相，他都不知道，修甚麼呢？有人以不正當的理由，成立不思惟，就是空，以為依此就可成佛。對於所修的事，修行的方法，沒有正思惟的抉擇，沒有決定認識，自己去打妄想，求徹悟，真是危險極了。親近善士，聽聞正法，如理思惟，法隨法行，是四個必經的階段。如果不經聞、思，就去修行，想成就，可以說與一個瞎子去守株待兔差不多。修必先思，思必先聞，《瑜伽》、《集論》、《現觀莊嚴

論》、《大乘莊嚴經論》，都是如此說，《俱舍論》也說，要先善住於戒，依止善知識，從聞思修趣入，《菩提道次第》引《阿含經》說：「多聞知諸法，多聞能遮惡，多聞捨無義，多聞證涅槃。」所以修行必先多聞。但是若以了解為足，也是很大的錯誤。聽聞只能引生如理分別心，「啊，師父這樣說。」自己沒有判斷力，對於事理，只知大概如此，如此不求甚解的聽了就完了，如像學生住學校，目的只在得文憑，學問再不去理會，那裏說得上修證呢？聽聞後，還要以無垢的正理去抉擇成立，如說諸行無常，因為諸行是剎那生滅的，所以一定是無常，能用自心去推定，並且見到若說是常，便有如此如此的過失。能遮止相違而用正理成立的比量智，便是思慧。雖知而未證，仍須修習，方能親證。如空理，如空理聞說之後，如理思惟，決定了知，並不是見道，要緣所知的境，修成止觀，才能斷煩惱。聞法之後，立即隨自己能力去修行，最為重要，能修到甚麼程度，儘可能的修去，如果要等所聞的通通能作到才修，就如要等一年的糧食有了才吃飯，是一樣會餓死的。

要多聞才會如理思惟，要多思惟抉擇，才會修行，有學問的人修行，與無學問的人，大不相同。有學問的人，知道修行如何是錯，如何是不錯，所以一定有成就。餓

罪也如此，多聞的人犯罪，能見罪，故恐懼懺悔，其罪輕，愚人犯罪，不見罪，不懺悔，故罪重。譬如大鵬，海水也淹不了，蚊子呢，唾沫就粘住了。多聞，要知道是修行的教授。不問是《入中論》、《瑜伽》、《俱舍》，所說的無常的道理，都可以拿到下士道來利用，所說生死過患的道理，都可以拿在中士道來利用。三藏十二部，都可以編入菩提道次第中，於一座上，都可以攝收起來修。修的時候，或見一切皆空，或現光明，或覺自己的身體好像沒有了，或者似神通顯現，皆是錯誤境相。必須合乎正量，達到經論所說的甚麼階段，自己知道，昏沉幻相，也能知道，才不致錯誤。

無垢正理觀察修
能與專注相係屬
他派所無最勝法
願遇善慧勝者教

以前西藏的人，多以為專注才是修，觀察完全是分別，說是修都詫異。談到修行，便鑽在黑窟裏，連妄想都不會打一個。不知道修行的道理，如《解深密經》說的「如其所聞，作意思惟。」如《瑜伽師地論》所說的六種力，四種作意，《現觀莊嚴論》和蓮花戒論師的修次第二論，都說要思惟決斷，又再思惟，方是真的修。一般人以觀

為修的障礙，是不知定慧差別的緣故。如修菩提道，從依止善知識，乃至發心，都是要觀的，修無常，並不是說「我要死，我要死。」就完了，必須依三根本、九個因相的道理去觀察。有的人又以為若照這樣修，菩提道就太長了，想走近路，立地成佛，那就是想找一個不圓滿，支分不具的道，只要安上一個好聽的名字，就認為是好教授。試問即使有高深的教授，我現在的程度，是否能得？立地成佛的教授，是十地菩薩用的，我要去學，就像小孩要學大人作事，無二無別。如果只圖高深，修金剛喻定最好了。一般人只想討便易，走近路，實際繞了圈子。因為與自己程度不合的高深法門，任如何修也不能生起的。易修成就是近道，難修成就是遠道，所以決不可厭煩，想便易。

引勝寶心善方便
強遮現後諸欲境
修出離心不共法
願遇善慧勝者教

要成佛決不可少的是菩提心，試問自己有沒有？如沒有，果再高的教授，於我也無用。菩提心要修才能生起，要修起先要除去生起菩提心的障礙。障礙菩提心生起

的，便是貪著現世與貪著世間的心。不修下士道，不能遮止貪著現世的心，不修中士道，不能遮止貪著世間的心。現前的樂境一點也放不下，生死大海看得比公園還好耍，自己都不想出離，那裡還想度人呢？所以中士道，下士道，都是引生上士道的方便。學了，就要修，否則學的法愈多，人愈奸詐，好像隨便說甚麼法我都知道，可是都不相干。西藏人製牛皮，都是塗一點酥油，便可鞣熟，可是包酥油的牛皮，就沒有辦法鞣熟，因為他已經給酥油浸透了。聽法的人聽久了，不能行，後來聽也懶得聽，就成了包酥油的牛皮了。其過在只有聽聞，沒有思惟，所以沒有正當認識。把佛法當做學生學的學科，如像大學教授一樣，去研究佛法，覺得我也許還比龍樹、無著說得更圓滿，那就糟了。要聽一百次，每一次聽的有不同，聞、思惟所生的力，也日日不同，才說得上聞思。聞思後，要繼以修證，使其在身心上生起，否則佛法只在書上，有一天，火把書燒了，你的佛法也跟著完了。修的次第，如《菩提道次第》的修法，一個修完，再修第二個，是所謂「下下引生上上」，因果的理如此。另外還套有別的修法，也可以全部都大概的修，內中偏重某一部分，一座之內也能全部修完，如此依下士、中士道，漸漸趣入上士道，是大師不共的教授。

於所聞的理，思惟抉擇，是觀修。觀修圓滿就是推察得到結果，才專注修，就是修正。修正的境、修正的方法、修正的過患，都應知道。修正時，依九住心的次第而修，是專注修。得止之後，由止引觀，由觀再引止，止觀雙運，才是毘鉢舍那。中間要不墮偏止偏觀的過患。元世祖時，有一個薩迦教第四代的祖師，他說：一般愚癡人修大手印，都是畜生因。因為大手印的名字，雖然充滿三界，要問他們甚麼是真空，甚麼是光明三摩地，連他自己也茫然，就是那樣渾渾沌沌的住起修愚癡，怎不墮畜生呢？大手印如此，大圓滿也差不多。不通密宗的真義，招牌很高，仍不免落在昏沉的專注裏去。宗喀巴大師的教授，要於專注而離微細昏沉，觀察而離實相，是他派所無的最殊勝法。

七重因果自他換 二種教授合併修
發菩提心勝他派 願遇善慧勝者教

大師的發菩提心不共教授，為尼馬瓦、薩迦瓦、噶舉巴，所無。引生菩提心，先要遮止現前五欲，已如上說，《三心要論》說，遮止現世貪著，應思惟無常。大圓滿前

方便四大科中，亦有無常，薩迦瓦的道果和噶舉巴的大手印，也說內外情器世間的無常，可是都比較粗。《菩提道次第》的無常，有三根本，每一根本各有三因相，每一因相，各有無量經論成立，最後才得三決定，任其現世環境如何圓滿，亦能生起無常。第二要觀生死過患，引生出離心。他派也說生死過患，但是只說到八苦就完了。宗喀巴大師的教法，更說有六苦三苦，並且對於行苦，特別說得徹底。所以在由出離心引生菩提心的教中，也特為殊勝。說到直接生起菩提心的教授，凡是未受過嘎當派影響的宗派，都只以四無量心引生菩提心。宗喀巴大師的教，是集一切發菩提心教授之大成。有由月稱、尊札果米傳來的七重因果修法，有由靜天菩薩傳來的自他換修法。金洲大師兼有二種修法，阿底峽尊者，親近金洲大師十二年，得到心傳，宗喀巴大師繼承阿底峽的傳授，這些修法，在《菩提道次第》，有顯明的指示，馬扯裏面，還有秘密的修法，所以是不共的教授。

下士道、中士道修法，觀世間如火宅，觀眾生與自己同一痛苦，為拔眾生苦故，引生菩提心，即入上士道，發菩提心的次第，一修捨心——平等心。若無平等心，對於眾生，偏愛一部分，放棄一部分，縱有慈悲心，也只慈悲一類眾生，所以應先修起

平等偏緣無貪瞋的心。要利益眾生，應先修悅意慈心，覺得眾生很可愛樂，如像父母對子女作利益，主要的理由，就是覺得子女很可愛，生起悅意的心，要先知道，我對他們的好感、惡感，是因他對我作利益損害而生的。所以要修知母、念恩、報恩，知道他人對我所作利益，每一件事皆應酬報，何況母親的恩，無量無邊。所以先修知母念恩，便能引生報恩的心，怎樣去報恩呢？再觀察一切眾生，好樂厭苦，與自己相同，引起平等心。觀察利他的功德，與只知自利的過患，將自己的利益放在後，眾生的利益放在前，一切眾生的苦自己代受，自己的善根，迴向一切眾生，這就是修自他換了。依班禪大師的供養上師法，出息之時，想自己善根施與眾生，入息之時，想眾生的苦攝歸自己，這又是秘密的修法。消滅我執成功更快。更想度眾生的事，我要擔負起來，便是增上意樂。因度眾生故，想先成佛，就是菩提心。真實菩提心，都由先有假菩提心修成，不生勉強令生，久久就成自然了。如學生習字，是慢慢學會的，那有一個小孩下地就同王羲之一樣會寫字呢？大菩提心生起，佛果就在掌握中，三大阿僧祇劫不過一彈指，否則任修甚麼法，也與成佛無關的。

以上所講，是菩提道次修行的一個總綱。《菩提道次第》，猶如一切佛法的庫藏，

所學的佛法，都可以歸納在裏面。若沒有這樣好的法門，學多少佛法，也是茫無頭緒，毫無成功之望。有人嫌這種法門太迂緩，可是你跟著去行，走一步算一步，比亂撞，就快多了。所以假使我今天沒有修風脈、觀相、念咒，這一天未空過修，若未修《菩提道次第》，就是空過了。因為出離心、菩提心、真空見，才是修行的心要，才是道之正行，沒有這三種，就是修到一一毛孔都會轉大法輪也無益。有些人以為念咒才是正行，這些只是加行，就把他放棄了，實在是大錯誤。

遠離昏沉三摩地 如正量教所宣說
修無分別不共他 願遇善慧勝者教

修定的過患，有昏沉掉舉二種，但是墮於昏沉的更多，因為墮在細昏沉中，實是在沖磕睡，自己還以為在入定呢？斷除這些過失，如蓮花戒論師的《修次第論》、《解深密經》、《瑜伽師地論》、《辨中邊論》，都有善符正量的教授。現姑且只引辨中邊論所說，「遠離五過失，勤修八斷行。」來解釋。這種意思，中在瑜伽聲聞地也有，可是瑜伽的文字非常古奧難懂。《菩提道次》廣略二種，都引有此文，並且引有其他經

論。

定的體，就是於善所緣，心一境性。遠離掉舉散亂，專一安住，遠離昏沉，有明了力。沉掉是定的障，帶著障礙修定，修三百年也不會成功的。定所緣的境，西藏有人以為修空就是修定，或是止觀雙運，實際並非如此。緣勝義諦為境，是否止觀是另一問題。修空有止有觀，不一定是止，修止也可緣世俗諦，不一定緣空。《解深密經》分別瑜伽品說，於十二部經多聞思惟，緣境心不散亂，引生身心輕安，即以此為三摩地所緣境相。《瑜伽師地論》有「周徧」、「善巧」、「淨行」、「淨惑」四種所緣，或緣內身，或緣外境，乃至緣白骨、風、脈、本尊，種子字或佛相，總之必有所緣，無所緣決不能生定心的。

五過失是，一、懈怠，二、忘念，三、沉掉，四、不作行，五、作行。懈怠，是推到三十年、五十年後，再去閉關，或者說，等兒女長大了，才來修定。忘念，是把所緣的境忘掉了。掉有二種，一、掉舉，於可愛境，令心隨逐、貪一分攝。二、散亂，心不緣所應緣，趣向其他可不可愛的境，如緣佛修時，卻緣菩薩。二者都能障心安住。沉，有二種，一、昏沉，愚癡所攝，令心無堪能性，是有覆無記或不善。二、

沉沒，散亂心所攝，可通善心。《集論》說，散亂心亦攝善心故，《瑜伽師地論》說，昏沉是沉沒之因。修次說，沉沒是於所緣境，心不明了，如人入暗，忽無所見，分粗中細三類，不明了為粗，雖不明了心尚清楚為中，明了清楚而無力為細。或分二類，粗，謂不明了，細，謂無力，其差別甚難體驗。起掉散時，應觀無常等可厭的境，以為對治。起昏沉時，應觀可欣境，以為對治。這樣修才是無分別止，是大師不共的教。有過患不對治，就是不作行。到毫無過患時，去作對治，反擾亂定力，是作行。

八斷，謂信、欲、精進、輕安、正念、正知、作行、不作行。信等四種，是對治懈怠的。由信修定的功德勝利，引生欲修定的心，由欲心引生精進，由精進修定引生輕安，身心有堪能，就不再發生懈怠了。修定的功德很多。大小乘都有五道，資糧道，加行道，修道，見道，無學道。資糧道又分上中下三品，上品資糧道，要有定才能圓滿。資糧道以上的功德，都是由定引生的，在顯教中，未生止，不能生觀，不能親證真如。密教中生起次第未修成，不能修圓滿次第，生起次第分粗細二品，未得止，生起次第細品不能圓滿，圓滿次第更不能入門，縱修了也不過薰習一點種子，粗分的生起次第，也要有離沉掉的心一境性，但不一定引生輕安。所以修定在顯密教中

的地位都很重要。神通智慧無量不共功德，都是由定引生的，故應於定，發起真正應當希求的心。

修定的資糧，是得定的因，也應說一說。《瑜伽聲聞地》說的：有自他圓滿善法欲等十三種。簡單的，要戒清淨、離五欲、遠喧雜，少欲知足、正知過患、能作對治、發起正當精進等。

正念是對治忘念的，忘念是忘失教授。正念是要心緣觀境，剎那不忘，不僅想得起而已。若山南海北打妄想不是忘念，簡直是散亂了。正知，是於心不調馴，沉掉生時，能夠知道，就是住在正念中，同時抽出一分功能，觀察自己，要起沉掉，先就知道。若沒有正知，自己打了妄想，還不知道。正知是正對治不知沉掉的，作行，是於有沉掉時，發動對治行，正對治不作行。不作行，是已離沉掉修等捨，正對治作行。

不作行於住心中，在第八住心以上的地位。九住心，是內住、等住、安住、近住、調伏、寂靜、極寂靜、專注一趣、等持。攝心向內，令住所緣，謂之內住。以思惟力，令心相續，謂之等住。掉散之時，能攝心還住所緣，謂之安住。用功既久，掉散力微，謂之近住。知定功德，能對治疲厭，謂之調伏。起與定不相應的煩惱能對

治，謂寂靜。微細煩惱亦不起，謂之極寂靜。心能相續住於所緣，謂之專注一趣。不再作對治，自能正安住所緣，引生輕安，謂之等持。此正教授，極明顯也極正確。修定的人，應當依經論正教授去修，不可依自己心想盲修瞎練。

億萬智者莫能測 如寶見說甚深義
離一邊見更無上 願遇善慧勝者教

緣起性空甚深的道理，有的人儘管通達五明、證五神通、有八大成就，也不能見，不能說，諸大論師，誰能通達，誰不能通達，他們內心的契證，我們無從知道。只可就他們的著作來判別。依中觀的立場說，世親、陳那，也未必通達。能通達的，惟是龍樹、提婆、佛護、月稱、靜天、龍智、馬鳴數人。無著菩薩的著作《瑜伽師地論》、《集論》、《攝大乘論》屬於《唯識》，但是有一部分屬於中觀，如《寶性論疏》是。經中的授記，也說無著能將經論分為無數了不了義。所以無著應是通達空宗的。至於陳那、法稱、馨底巴（阿底峽之師）等，都不能算通達。《辨了不了義論》皈敬頌也說，縱是多聞達因明的人，也不能通達。如第四代薩迦班禪及俄洛登喜饒，地位相

當於中國的玄奘法師，善巧因明，亦說諸法非有非無，佛說一切皆空，應加觀察簡別。其說在西藏流行，以為究竟，乃屬於自續派。修證高的如噶舉派（馬巴洛雜瓦和米拉日巴的一派）第三代祖師打波那結，修俱生大手印，能神通變化，於中觀見也不能知不能說，蓮花生大士能見能說，他到西藏，藏王和二十四位重要大臣都皈依。可是他的教漸漸隱沒了。宗喀巴大師出世，從惹達瓦和《中觀》師子聽說非有非無的道理，不能肯定，自己多多懺罪集福感得文殊、龍樹、提婆現身教授，才造《緣起贊》、《辨了義不了義論》、《菩提道次第》、《入中論註》等書。現在的人對於甚深中觀正見，能見能說，都是大師的恩德。

本來各宗都有他自認為離二邊的中道見，可是除應成派而外，都未免有一點邊。

甚麼是應成派獨能離的二邊呢？應成派說，諸法惟是分別假立而有作用，若以為惟是分別心安立的就不會有作用，必須稍有一點自性才會有作用，是最微細的不共的常邊。若以為分別假立，就沒有因果，便是最微細的不共的斷邊。應成派安立世俗諦完全由名言分別假立，離開這種分別所見，就是勝義諦。其他宗派，或以為沒有無方的極微就是空，或以為沒有即蘊離蘊的我就是空，或以為沒有離心的外境就是空，或以

為沒有獨立的補特伽羅就是空，都非中觀正見之所空。清辨，靜命一派，以不錯亂心顯現為有的，安立為世俗諦，不是由不錯亂心，顯現安立為有的，安立為勝義諦。他承認有「本體有」、「自體有」，非分別安立的一分，就是應成派特別所空的。現在有些人學了空宗，沒有了解，以為法性本體完全沒有，一切不執，就是空，便落在無想定中去。或以為將身心器界忘完就是空。或者觀自己的心，過去從何處來，未來往何處去，非黑非白，非長非短，了不可得，便以為通達空性了。實際上自心本不可見，連心尚未認識何能通達他的有無呢？或者將瓶子來分析，除了瓶口、瓶腹、瓶底，瓶不可得，便以為瓶子完全沒有，落在斷滅空裏面。這些都不是中觀所謂空，要通達中觀的空，應先通達甚麼是分別安立。執著他不是分別安立的，就是實執。將此實執去了，才是中觀的空。

甚麼叫名言安立呢？譬如車子，是輪軸等支分合成的，離開輪軸等外，沒有車子，在未安立車名之前，我們連車子的感覺尚且沒有。要說輪軸等是車的支分，從那裏安立呢？譬如有一部外國新發明的機器，我們連它的名字都不知道，把它的零件取一個來問，我們知道它是甚麼機器的零件呢？輪軸等本來不是車的支分，湊合之後，

我們給他安個名字，說這叫做車，就說它是車了，是分別安立。車是如此，瓶子也是水土等因緣和合，說這是瓶子，它就叫瓶子了，這就是分別安立。如像一個小孩，生來未取名之前，只有小孩，沒有名字。如果給他取個名字叫吉祥，這個小孩就是吉祥了，這就是分別安立。如果覺得好像孩子莫名其妙的就叫吉祥似的，乃至好像說瓶子車子，就真有個瓶子車子似的，才是空宗所空的實執。

性空緣起互彰顯 分別假立皆有用

龍猛最細二諦義 願遇善慧勝者教

有為無為法，都是由分別安立的，是最微細的緣起。通達諸法是分別安立的，因此能通達諸法性空。通達諸法性空，所以知道他惟是名言分別安立，二者同時現前，同時能引生作用。乃至性空，也是分別假立。由證性空的人，安立性空的名，仍能引他人通達性空的智，所以雖分別安立仍有作用。像這樣最細難通達的深義，是他宗所無的。

成就深乘法器規 四部密教總道體
開啟密教無能等 願遇善慧勝者教

此一頌總說大師解釋密宗教的殊勝。

密教的入門是灌頂，但造成密宗法器，不只是灌頂，應為三段：一、於共道次第，多修習純熟，真菩提心應發起。二、灌頂師與弟子的條件都具備，不是有鈴杵就是師父，有哈達就是弟子。依《蘇悉地經》所說，灌頂師應通達內外二十種真實義，三業清淨，曾得清淨灌頂，已修圓滿，能設備壇場，弟子有災難能為遮止。弟子應有正直心，有智慧能判別是否合於佛法，有為如法修行而求密法的真實希求心，尤其希求特別得本尊成就，為利眾生願速成佛。如果當灌頂師的，連灌頂的層數也不知道，甚麼是弟子灌頂，甚麼是五方佛的灌頂，甚麼是花鬘灌頂，阿闍黎灌頂的有無，那一部幾種灌頂，都不知道，臆造傳授，弟子得的灌頂不清淨，師父也有擅改佛法的罪。三、灌頂之後，要守護密宗戒，根本十四、粗罪八條。若不守護，受了灌頂，反增罪過。受戒時，師父給弟子一點水吃，說：你要守戒，這就是你成就四身的種子，不守

戒，這就是地獄火的種子，就是這個意思。密法是獅子乳，如果用瓦器盛，獅子乳潑了，連瓦器也爆裂了，一點益處沒有。如果不是法器而學密法，與小兒騎狂象，是一樣的危險。

四部密教，謂《事》、《行》、《瑜伽》、《無上瑜伽》四部。事部，對於外面供養承事的事，非常考究，內心的定力不大注重。重要的經有《蘇悉地經》，《妙臂童子請問經》等。所修的法，有《觀音》、《釋迦》、《彌陀》等，經典有《大日經》等，如《內地的蒙山燄口》等都屬於事部。行部，對於外面的事，與內心的定，平等注重。重要的瑜伽部，側重內心觀想，故名《瑜伽》，重要的經，有《金剛頂經》等。以上兩部，就是東密的胎藏部與金剛部。無上瑜伽部，惟注重內心，牛毛帳棚裏也可以修行，觀想、手印、念咒，特別注重，供養沒有也可以。事部等中，又有念誦不念誦、依止火、依止聲等三摩地。又有無相瑜伽（修空），有相瑜伽（修世俗諦）等差別。

密法，如法受灌頂後，但能守護三昧耶圓滿，十六生定可成佛。若有犯應速懺悔，重受灌頂。若已修滿數量，可以修自入壇城法，修十萬百字咒，重受灌頂。西藏人有力量的，臨死多請喇嘛開壇，重新灌頂，因為臨死的人，多半不會再去犯戒，死

後以灌頂加持力，高的可生空行淨土，其次可值遇修行得成就的人，最低的也可遇著本尊教法。不能在生前灌頂的，死後請人念經，也是念入壇灌頂儀軌，所以守護戒，是修密法的基礎。

因位生死與中有
轉成道果三身性
速能斷除三有輪
願遇善慧勝者教

無上瑜伽的生起次第，就是將現在凡夫根本位的死有、中有、生有，轉成佛果位上的法身、報身、化身。死有、中有、生有，可以說是因位的三身，道，是轉成三身的可能性，果，就是佛的三身，使轉變的，就是生起次第，依著修行，速能切斷生死流轉的輪。於所修所斷及所得果，有由龍樹傳來的秘密教授，是大師教法的殊勝。

疾道無上乘命根
謂攝風心入中脈
引俱生界勝他宗
願遇善慧勝者教

以下為圓滿次第的教。有人誤解觀想是生起次第，修空為圓滿次第，實非如此。

生次是能生圓次的功能，圓次能具足發生三身的功能。要能包括圓滿次第的要點，才是生起次第。生起次第圓滿的問題太多，要細分生起次第圓滿，才能入圓滿次第。初入金剛身，是大乘中無上的法門，有此法，全部佛法都活動起來了。要修俱生風心收入中脈，必須住在金剛身位上。如修大威德，必需將大威德修成，已修成身相應，再來修中脈，將十種遍行風，收入中脈輪，解開心間脈結，即能引起俱生界——又名法性界，修中脈要用金剛念誦。圓滿次第的科目，大略如下：

依正金剛身修金剛語（即金剛念誦），依金剛語修金剛心（即譬喻光明，又名心遠離），依金剛心起幻身，依幻身修勝義光明，次起清淨幻身成雙運。

現見本心真面目 令彼入於樂空界
善巧方便最增上 願遇善慧勝者教

此一頌為心遠離。本心顯現，非妄想，非睡眠，可說是阿賴耶。未修密法者，在死有位上亦能顯現，但是只有一剎那，不能自主。以修行力作到的，切實見無分別離障礙的根本心，以樂空為體。其理由謂通達空性的，是第六意識。風心入中脈時，第

六意識正知的作用沒有了，正知就依根本心為體，根本心上有空與樂，就是二諦圓融，引生心遠離的方便就是金剛念誦。

唯從最細風心中 現起幻網相好身
餘人未能知少分 願遇善慧勝者教

此是未清淨的幻身，起於勝義光明之前。由最細根本心為增上緣，最細根本風為親因緣，示現相好佛境，為八地至十地的地位，其所依的基礎，即是心遠離。以前的人，或以初修所現影像為不淨幻身，或自成本尊不實相應，便自以為清淨幻身。大師依龍樹敎講明，指正其錯誤。尤其密宗無上瑜伽，圓滿次第的幻身上的問題，別人未夢見的，大師都把他的因緣、所依、作用，源源本本說得極清楚。

真俱生界與幻身 平等和合健行定
剎那證入四身地 願遇善慧勝者教

真俱生界，就是勝義光明。「真」是「實」的意思，真俱生界，即光明三摩地，

煩惱斷盡所顯無始真理，屬於真諦一方面，由此現起清淨幻身，屬於俗諦一方面。真俱生界與清淨幻身和合雙運，是為有學健行定。由此斷盡所知障及習氣，證無學位的法身、自性身、報身、化身。

此中最快十二年 或僅三載或三品
速得雙運最近道 願遇善慧勝者教

普通修密法，一生之內可以圓滿。大師得文殊教授，十二年之內，即可修圓滿。因為大師的教，具足扼要之點，以上師為本尊，所以成就特別快。三品的品，是半月的意思。或者說一個上半月，一個下半月為一品，三品就是三個月。或者說只有三個上半月，三品就是四十五日，這種成就是再快沒有的了。所謂十二年，三月，或四十五日，是就已發菩提心，止觀成功，勝義觀成就，雙運道已得的人而言。若這些前方便未具足，就是修一千二百年，也沒有成就的。

總願生死一切時 大師妙音師攝受
諸教派中最高峯 常遇善慧勝者教

此一頌總結。大師即是妙音化身，作善知識。諸教，謂顯密大小的教。上來各頌，已將密法修行的次第攝盡。我這次來講，只舉了一些名字，等於貼了廣告，卻沒有貨，就有也不許拿出來。好在東本大師來了，他老人家修行既好，又深通五明，功德如大海水之多。西藏人聽說漢地人要迎請東本大師，都很詫異，以為漢地人的妄想打得太大。現在東本大師不吝慈悲的來了。並且允許久住，這是各位的福氣。以後所需要的佛法，都可以從大師去求，不患沒有成就。